

苗族史文集

GHOB XONGB SIT WENL JIL

纪念乾嘉起义一百九十周年

湘西自治州凤凰县民委
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民委 编
湖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湖南大学出版社

GHOB XONGB SIT WENL JIL

苗族史文集

JIBNIANB QANIJAD QIXNIB ADBEAT JOXGUI JUT

——纪念乾嘉起义一百九十周年——

湘西自治州凤凰县民委

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民委 编

湖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湖南大学出版社

苗族史文集

纪念乾嘉起义一百九十周年

*

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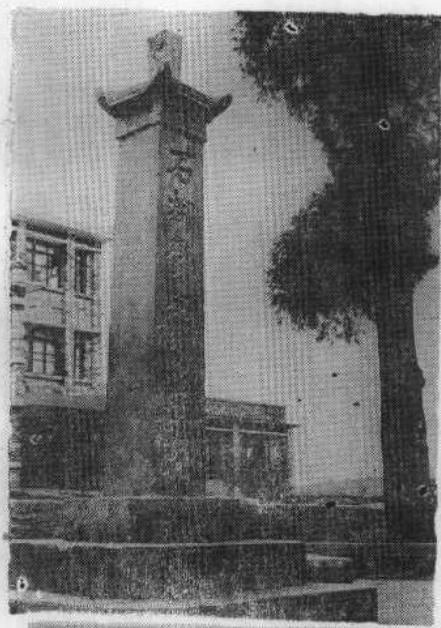
*

850×1168 1/32 印张：11 7/8 字数：28.8千字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 200册

统一书号：11412·6 定价：3.00元



耸立在松桃石柳邓家乡的纪念碑



纪念会暨学术讨论会开幕式



会议代表在凤凰县留影



会议代表在松桃留影

代表们在亲切交谈



代表们参加盛大的「四月八」节日活动





穿着节日盛装的苗族妇女



传统的苗族鼓舞

摄影：龙启云、龙治安

编 者 的 话

苗族，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苗族人民勤劳勇敢，富于光荣的斗争传统。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为反抗民族的和阶级的压迫剥削，求得自己的生存发展，争取民族的平等自由，曾进行了无数次的反抗斗争。清乾隆、嘉庆年间爆发的由民族英雄吴八月、石柳邓、石三保等领导的大起义，就是其中光辉的范例。这次起义，席卷了湘、黔、川三省边境广大地区，抗击了由七省调集的近二十万清兵，给清朝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在苗族历史上和中国古代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加强对乾嘉苗民起义历史和整个苗族历史的研究，宣传、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对于振兴苗族和中华民族，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进行两个文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当乾嘉苗民起义一百九十周年的时候，由湖南省历史学会和湘西自治州凤凰县、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联合发起，于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四至二十八日，在当年起义的中心地区凤凰县和松桃县，举行了纪念会暨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有关部门的代表近三百人。代表们为会议提供了一批论文和资料。其中大多数就乾嘉起义爆发原因、口号、性质、斗争经验、人物评价，以及后果、影响诸问题进行了探讨，也有的涉及苗族史的其他问题。它们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国内学术界关于乾嘉苗民起义和苗族史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为使人们更多了解苗族的历史，增进关于苗族的知识，同时，交流成果，保存资料，进一步推动有关研究的深入，我们特以这次会议的一部分论文和资料为主，并

适当收集近几年来已发表的关于乾嘉起义的文章，编辑成这本文集出版。

本书的具体审编工作，是由湖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伍新福同志和吉首大学龙生庭同志负责完成的。编选过程中，得到湘西自治州人大常委付主任龙再宇同志的关心和具体指导，湖南省社科院、湖南大学、吉首大学等单位给予了很大支持，谨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由于水平有限，本书在编选方面的疏漏和讹误一定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湘西自治州凤凰县民委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民委

湖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一九八六年八月

目 录

- 略论乾嘉苗民起义 贺国鉴 (1)
乾嘉苗民起义纪略 龙岳洲 (10)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苗族农民的大起义 王慧琴 (29)
反抗清朝民族压迫的伟大斗争
 ——乾嘉苗民起义述评 石海波 (43)
试论湘西苗区“改土归流”
 ——兼析乾嘉起义的原因 伍新福 (56)
湘黔苗族乾嘉起义散论 马少桥 (70)
关于乾嘉苗民起义的几个问题 吴荣臻 (80)
试论清代乾嘉苗民起义的意义和影响 张永国 (90)
乾嘉苗民起义的性质和作用初探 秦宝琦 (102)
略论乾嘉苗民起义的几个口号 石昭明 (114)
宏伟的胆略 求实的战术
 ——浅析乾嘉苗民起义军以弱胜强的原因
 石家齐 石邦本 (125)
论乾嘉苗民起义的军事思想 隆名骥 (130)
石柳邓传 贺国鉴 (143)
石三保传略 石维海 (161)
浅谈吴八月在乾嘉苗民起义中的历史地位
 邓亚平 候自佳 (169)
吴天半英名千古 麻树兰 (173)
乾嘉苗民起义参加人供单简述 胡起望 (182)
从档案史料看《钦定平苗纪略》的编纂 秦宝琦 (201)
吴天半、吴添半和吴半生考 石建中 (215)

试论清代“屯政”对湘西苗族社会发展的影响

.....伍新福(221)

清代治苗政策管窥

——评《湖南苗疆善后六条》和《治苗论》及其社会实践

.....吴荣臻(237)

评傅鼐在苗疆的善后政策.....张应和 麻树纲(261)

力量和智慧的颂歌

——试论乾嘉苗民起义时期的苗族民间歌谣和传说故事

.....刘自齐(275)

乾嘉苗民起义歌谣选.....苗青(284)

“夷”、“蠻”族属考.....庹健伯(297)

“五溪蛮”考释.....伍新福(305)

论苗族的多神崇拜.....石宗仁(321)

麻阳苗族考.....段虞彪(338)

解放前融水苗族社会形态.....韦明山(349)

雍乾苗族起义的几个问题.....杨正文(358)

略论乾嘉苗民起义

贺国鉴

（一）起义的时代背景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是我国封建社会从全盛走向衰落的时期。清代初年继承明代的统一事业励精图治，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国家，人口增至三亿左右，耕地不断拓展，通过劳动人民的辛勤生产，呈现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但到公元十八世纪后期，由于乾隆皇帝过着豪奢华贵的生活，营造空前富丽的园囿，为巡游享乐而铺张，耗费国家大量资财。加上满州贵族、达官、豪商、地主的聚敛掠夺、即以军机大臣和珅一家的财产计算，竟合白银十亿多两，相当于清政府二十年的财政总收入。在这样上征下敛的情况下，社会经济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促使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其情况诚如当时地主阶级文人魏禧所说：“贫民富民多不相得，富者欺贫，贫者忌富，一遇饥馑，初则抢米，再之劫富，再之公然啸聚为盗。”（《皇朝经世文编》卷四一《救荒策》）早自清初年间，在福建、山东、甘肃、台湾等地的民间秘密组织，先已陆续发动过大小不等的反抗斗争。到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爆发了以石柳邓、吴八月等人领导的苗族人民大起义，抗击清廷禁卫军和八旗军、以及七省绿营军的兵力十四、五万人，把它打得损兵折将，仅湖南一省就消耗军费“帑金七百余万两。”（《魏源集·傅鼐传》）下一年（公元1796年）白莲教军在鄂、豫、川、陕边区展开了大起义。黔西南布依族人民也接着起义。到嘉庆十八年

（公元1813年），在河南滑县爆发天理教的起义，其教友潜入清宫作内应，刺入清王朝的心脏。由于全国各族人民一系列的武装反抗，震撼了封建主义专制王朝的统治根基。

湘西、黔东北腊尔山区是个苗族聚居区，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唐、宋时期被视为“羁縻蛮地”。其习俗还保存农村公社的遗迹。所有内部纠纷和对外事件，都由族中长老头人召开民主会议讨论解决。到明代为了加强封建统治，特别构筑一条长达三百六十余里的边墙，将这地区与外界的汉族隔离开来。明代后期，苗族中出现了廖彪、吴毕朗两个土司长官，不到十年即被废除，所在地的社会经济并未发展到封建领主制形态，尔后交由永顺、乌罗两大土司“监管”。到清代初年推行“改土归流”，于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设置乾州、凤凰两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设置永绥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设置松桃厅。同时派出大批绿营军，分驻四厅城乡加强军事控制。

“改土归流”之后，苗族地区随着社会制度的演变，各族人口发生了大量的流动，增加了彼此接触的机会。此时有着大批汉族劳动人民陆续迁入，与苗族交错杂居，有的互相传授生产技术，有的还缔结了婚姻，大家和睦共处。但是，那些官吏、地主、奸商却乘机向苗族人民进行敲诈勒索。他们用放高利贷方式，诱将田地作抵押，以八百作一千，月息五分，三月后若不归还，将息作本，利上生利。苗族人民“往往此债未清，又欠彼债，盘剥既久，田地罄尽”。（严如煜《苗防备览》卷二十二）永绥建厅之时，“环城外寸地皆苗”，不过二、三十年，尽为债主所占有。加上清军常以缉盗为名，进行诬陷勒索，“甚至一苗在案，阖寨被害”。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间，清军勒令永绥厅勾补寨交出所谓“盗牛犯”，还要折算牛价数倍作为“抵罪赎金”，并当场将率众抗拒的苗

族青年石满宜杀害，把全寨焚掠一空。从此，远近苗族人民愤怒发出“要为石满宜报仇”的吼声，在群众中播下起义的火种。（《魏源集·湖贵征苗记》）

（二）起义斗争的酝酿与爆发

起义浪潮在苗族群众中激荡高涨，湘黔边区四个理苗厅都各涌现一个起义领袖，其中一个是贵州省松桃厅的石柳邓，其他三个是湖南省永绥厅的石三保、凤凰厅的吴半生、乾州厅的吴八月，他们在群众中都是威望很高的人物。当时永绥厅鸭堡寨有个苗百户吴陇登称霸一方，石柳邓、石三保想对他加以控制，从时局晓以利害，笼络他参加发动起义。吴陇登为形势所迫，同意在他家中举行会议，共同商讨一切起义事宜。乾隆五十九年腊月（公元1795年1月），石柳邓、石三保、吴半生、吴八月和苗族妇女龙乜妹，以及吴陇登父子等人，同时还有汉族百户杨国安和他的回族帮工白得仁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于乾隆六十年正月十八日（公元1795年2月6日）四厅苗族人民同时起义，并提出赶走满、汉官吏、地主、奸商，把苗族土地夺回来，凡是参加起义的人都可分得一份土地的战斗纲领。这个纲领传出之后，所有“穷苗闻讯，莫不攘臂相从”。（《永绥厅志》卷四）贫无立锥之地的汉族人民也踊跃参加，（《故宫档案·汉人郑善、韩仲连供单》）起义风暴已成一触即发之势。

石柳邓在松桃厅大寨寅筹备起义时，于起义群众来往频繁之际，拿获松桃都司派来的探子杨芳，（《松桃直隶厅志·杨母张太夫人墓志》；《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调查资料》）侦知清军即将前来镇压起义，立即作好迎击的准备。过两天，都司孙清元果然带领大批武装向大寨寅猛扑。此时，距离鸭堡寨会议决定四厅同时起义的时间还有三天，石柳邓立即派人星夜通知

湘西三厅起义军提前展开斗争，于是举起统兵元帅大旗，将孙清元的队伍击退，并围在松桃厅城，同时被困的还有驻在正大营的镇远镇总兵珠隆阿。接着是吴八月一举攻占乾州厅城，击毙同知宋如椿等人，打开监狱释放难民，开仓发放谷米散给群众；（《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七〇页二四）吴天半将湖广提督刘君辅围困在凤凰厅城；石三保在赴永绥厅雅酉寨途中，截击前来镇压起义的清军，一举歼灭镇筸镇总兵明安图、永绥厅副将伊萨纳、永绥厅同知彭凤尧和所部清军及乡勇共一千五百余人。那些包围永绥厅的苗族群众，在山头上愤怒地指着城中高声喊叫：“问你太爷们，我苗子来告状，还要规矩钱八千八百文否？”（《魏源集·湖贵征苗记》）这个十万火急的情报传到京城，为乾隆皇帝筹备举行“践阼六十周年庆典”敲了一下警钟。

（三）清王朝镇压起义的策略

清王朝镇压苗族人民起义，是以满洲封建贵族为领导核心。当时福康安领军远在西藏，清廷特令兼程前来授以云贵总督头衔，兼任“平苗统帅”，统率四川总督和琳、湖广总督福宁所领的部队，对起义军采用分进合击的策略。福康安、和琳、福宁都是满洲贵族显要，特别是福康安更为乾隆皇帝宠信。其他如额勒登保、德楞泰、明亮、鄂辉、兴兆几个将军，以及所率领的巴图鲁侍卫章京和个别提督、总兵，都是满洲贵族分子。苗族人民起义失败后，由额勒登保率领清军镇压白莲教、天理教的反清起义。乾嘉时期有着无数的苗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在满洲贵族集团的屠刀下，惨遭杀害。

战争开始，乾隆皇帝就向福康安提出“各个击破”的战略原则。他说：“石柳邓、石三保、吴陇登现分三处屯聚，势分力单，易于搜捕。若官军分路进剿，未免兵势不能联络，或贼

匪转得乘间抄截，所关匪细。”（《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七四页二七）福康安遵照这个谕旨，首先进攻松桃石柳邓这一支，其次进攻永绥石三保这一支，然后再进攻凤凰吴天半这一支。到后期由额勒登保领军向乾州吴八月进攻，直至起义主力战斗的终结。清军在镇压苗族人民起义的整整两年中，具体执行了各个击破的原则。但是苗族各支起义军在迎击清军之时，而是互相策应，共同围攻来犯之敌，采取有守有攻、声东击西和截断粮道的灵活战术。特别是他们善于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将清军引至乌巢河谷，周旋达半年之久。那里是“重山深壑”“冈回箐邃”，使清军陷入“进退维谷之境”。福康安只得以“山洪暴涨，疫症流行”作借口，向清廷掩饰自己的失败，他本人终于困死于此次战役之中。在外围方面，泸溪县苗族人民起义军在狗拜岩地方，将湖广总督福宁带来的清军痛加殄除，福宁躲在辎重包裹下面“仅以身免”。（《清仁宗实录》卷五页二一）起义军取得这一连串的胜利，是他们在“官有万兵，我有万山，他来我去，他去我来”的战术原则指导下，联系战争环境的实际所取得的辉煌战果。（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第十五章）

此次战争，清王朝还采用“剿抚兼施”的方策，以分化起义军的力量。福康安率军抵达铜仁府城，松桃苗族地主龙保二前往献粮，密报石柳邓起义的情况，首先受到清军奖赏。清军进入松桃厅境，有苗族地主石老三威逼家丁族人死守本寨，拒不参加起义，受到福康安奏赏六品顶戴。清军去为永绥厅城解围时，苗族生童杨绍武将石三保家乡黄瓜寨的地理形势密报清军，受到福康安奏赏举人头衔。到下半年，乾隆皇帝又下令“有能擒获首恶党与者，从重赏给银两，并奏赏顶戴”。（《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七一页三），《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资料》）清军派大批官员分向各厅苗族进行招降纳叛，“月给银、粮、

盐者数万人，旋抚旋叛”。（《魏源集·湖贵征苗记》）其中坚决背叛投敌的有石季五、吴廷梅、吴国顺、吴国友、吴学仁、石大贵、杨进元、石上进、吴廷举等人。起义后期，要以对于出卖吴八月的吴陇登的赏赐最为突出，先是赏给六品顶戴，后又提升以守备任用，换戴花翎，成为背叛投敌最为可耻的民族败类。

（四）苗族人民起义的性质问题

为了说明苗族人民此次起义的性质，分别提出下列五个特点加以分析。

第一，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在早期一般是属于反抗民族压迫的性质。随着全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内部出现阶级分化，阶级对立日益尖锐，迫使群众起来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这时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往往投靠封建王朝的统治势力，共同压迫剥削本民族的劳动人民。湘西、黔东北腊尔山区，自从实行“改土归流”之后，加强了国家的统一结构，增强了苗、汉各族劳动人民的联系，确属有利于苗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可是苗族的生产力毕竟比较低下，承受不起清政府繁重的赋税徭役，他们从“畏隶如官，畏官如神”的思想水平上，终于激起一场反封建阶级斗争。石柳邓、吴八月领导苗族人民起义，提出收回苗地的斗争纲领，被官文书译为“逐客民，复故地”的口号，使人认为要把外来的汉人全部驱逐出境。因此有的人竟说这是一场狭隘的民族暴动，就是反抗“改土归流”的正确措施，从起义性质上完全加以否定。今天我们纪念这一场伟大斗争，必须从事实上提出大量根据，不但要说明这次起义的实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还要说明它是清代全国各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组成部分。

第二，湘西、黔东北四个理苗厅建治之后，清政府设置苗